

我的父親

「電腦俾人灌輸嘅好多思想價值觀根本就係錯嘅，好似玩遊戲輸咗可以再嚟。人生好多嘢都唔係咁嘅嗟！錯咗就係錯咗，你有辦法再嚟第二次！」兩年前在電話裏聽到爸發表的「高論」此刻猶在耳際，翻開「該隱的封印」第五章，在字裏行間遊走之際，好多童年往事一下子跑了出來．．．

大部份感情豐富、容易引起共鳴的男孩，家中都有一位充滿感情的父親，對孩子付出持續的、安適的關懷．．．

商周「該隱的封印」P.148

是小六那年．．．我偷了錢去松板屋買我心愛的魔術道具，如果是爺爺還不會怎麼樣，那晚爸爸把我叫去房間，心想這次又是藤條了，沒有，爸對著我一邊說那個黑色皮包是他的，一邊哽咽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我面前哭．．．說著說著，他開始問我這次是什麼魔術這麼貴，我立刻把變色紙唱片和空手遁煙的「贓物」當場交出，說著說著，最後他竟因道具的精細巧妙破涕為笑起來．．．

我的童年是屬於極度晚熟的問題兒童，我媽說她費了好大功夫才讓我在寶血幼稚園上第一天的學，早讀一年的我還因停留在佛洛依德的生殖器期而終日被同學們以「鹹濕佬」取笑，模糊的印象中是一位修女一直在校車上袒護著我；六歲要上聖類斯小學了第一天也是哭著跟爸說要回家，英國式純男校的斯巴達式教育頓時嚇壞了我，只因老師說一句下課才能去廁所，我就這樣信以為真而兩次在課堂上失禁。六年來聯絡本上全因糊塗犯錯而滿江紅（當時是把記缺點稱為「記紅字」）挨了爸三年的藤條，四年級好不容易戴上了高年級才有的漂亮領帶，直到有一次我在老師嚴厲質問我是否冒簽爸爸的名時我「屈罵成招」，師長們才因大感不解而約爸媽到學校溝通，自此之後爸都極少因紅字而打過我，好笑的是我都自己拿著藤條及本子去找我爸，而他只是在我面前簽了名了事。

本來趨於平靜的生活卻因同學間開始結黨，我遭到同學的恐嚇及毆打加上父母正式分居，媽帶著弟弟赴台定居而再起波瀾。兩年中全是「銀銀」（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叫我祖母）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我看到爸常來往的好像只有一位教他股票的叔叔，及一位早餐店的老闆娘阿姨，他不快樂，他開始把我當小大人了。我們會一起去九龍深水埔逛黃金商場（香港的電腦集散地），去銅鑼灣的怡東商場吃豆花，唱著林子祥的「朋友」．．．他堅持不買 ATARI 電視遊樂器，而是一台綠色螢幕 48K 的 APPLE II 電腦，遊戲都在錄音帶上，玩遊戲要把錄音機接上去等到啤聲放完就開始我的 Happy Time 了；我還記得第一次家裏買 5.25 吋單面式磁碟機的喜悅：「好棒！家裏終於有磁碟機了！」可是打 Game 之外的條件是要我去九龍上 BASIC 的課，我的同學全是大人，咦？這個 COS、LOG 是幹嘛用的？找找爸的數學辭典看看．．．「對數函數以符號 \log 表示之，分為一般對數

及凱末爾對數，後者又稱為自然對數，以常數 e 」「爸爸，咩嘢係三角函數？」他開始拿紙畫三角形解說「點解電腦嘅對數要用 e 做底？ e 係做咩嘢用㗎？」「哩個呢你就先唔理佢。」我也同意，當時微積分對我一個小學生來說的確太遙遠了。無怪乎在光仁唸國三時我收到第六冊數學講義看到三角函數的時候感覺就像遇到老朋友般的親切。

聖類斯是天主教學校，有聖經課，記得老師是一位外國籍神父。小二那年在電車上向爸問到耶穌，他說：「耶穌係個好偉大嘅人，就同孔子、釋迦牟尼一樣，但係我哋唔可以將佢叫做神。」當時媽本在樹仁書院教書，離職後至德善英文書院，不久後就在同事老瑞森姊妹（我都叫她 Ivin 姐姐）帶領下信主，自此開始了我週日早上在跑馬地播道會靈泉堂的「秘密主日學」，傳統祭拜祖先的爺爺是態度堅決：「以後你凡係去教會呢就唔要再嚟我屋企！」但每週六下午我還是會抱著偷嚐禁果的心理去教會參加兒童聚會，印象最深刻的是代表十二門徒的十二個圖案，我僅記得第一次，是一位孔叔叔解說鑰匙代表彼得並說他最後選擇被倒釘十字架，我說：「應該叫做 \times 架，不是十字吧？」其他十一幅圖案我記不清楚；但爸還是堅持他的無神論及不可知論：「天主教係正派嘅。一開始有個耶穌會，後來就有人冒充啦，正耶穌會、真正耶穌會、真真正正耶穌會、包冇假真正耶穌會 斌正你記住㗎，總之前面加越多嘢，佢個名越奇怪嘅話呢個就梗係越假嘅！」「哩啲神棍嘅組織入面有好多叫做來首的人㗎，好似 Ivin 姐姐就係啦！不過如果將哩套方法用到做生意上面就真係好有用。」於是媽不在的兩年中我都是在他陪同下去教會，我們活動時他就坐在一旁抄筆記，後來也帶我到安利（美商 Amway，台譯安麗）；不過那兩年裏我想念的還是媽，不久後我即在媽和湯公公（湯定宇教授，我小二那年曾向他學習八字命理）的安排下於上學途中搭機來台，徹底改寫了我往後的歲月。